

**Art Inheritance
&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Art Inheritance
in Yunnan Shiping Mushan Village

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

云南石屏慕善村艺术传承的个案研究

◎ 迟燕琼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艺术传承
与
族群认同

Art Inheritance
&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Art Inheritance in
Yunnan Shiping Mushan Village

云南石屏慕善村艺术传承的个案研究

◎ 迟燕琼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 据

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云南石屏慕善村艺术传承的
个案研究 / 迟燕琼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222-11014-4

I. ①艺… II. ①迟… III. ①民间艺术—研究—石屏
县 IV. ①J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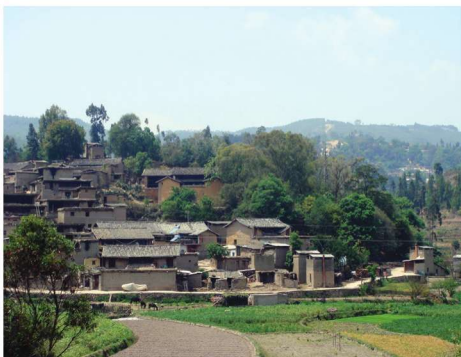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9772 号

责任编辑：袁亚雄 杨庆华
装帧设计：刘恩鹏 徐 科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名	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云南石屏慕善村艺术传承的个案研究
作者	迟燕琼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1/16
印张	21
字数	245 千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佳裕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1014-4
定价	56.00 元



慕善村全景



慕善村一景



村后秀丽的拖竜黑湖（卢飞提供）



慕善村邻村——水瓜冲村花腰彝土掌房全景（卢飞提供）



慕善村的村口



秋冬时节晾晒萝卜



村中小景（一）



村中小景（二）



由祠堂改建的慕善村文化艺术陈列室



村边的龙树林



花腰彝族童装（一）



花腰彝服饰中青年装



花腰彝族童装（二）



花腰彝服饰老年装



少女围腰带



老年围腰带



花腰彝少女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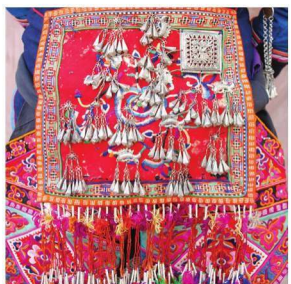
花腰彝老年头饰



花腰彝银饰



背被刺绣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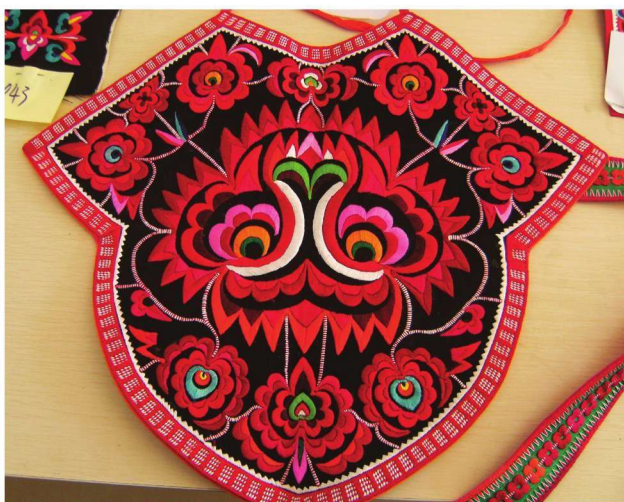
花腰彝银饰



背被刺绣精品



花腰彝绣片



花腰彝童装部件



花腰彝族剪纸纹样



闻名遐迩的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



欢快的花腰彝歌舞（卢飞提供）



传统的花腰彝小乐队



花腰彝龙头四弦琴



2010年慕善村“火把节”文化展演活动



慕善村2009年祭竜的节祭活动



祭竜时的牲祭



祭竜时参加“狮子拜年”的孩子们（卢飞提供）



村中的新老传承人在交流



民间老艺人教小学生们学跳“蚌壳舞”



文化艺术陈列室的绣片



外国游客与村民刺绣互动



中外艺术院校师生到慕善村做田野调查

本书受云南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基地资助出版

序 |

段炳昌

“我是谁?”“我们是谁?”是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民族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当然二者研究的出发点和路径是不同的,民族学主要是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族群认同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正逢全球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激荡之时,全球化的巨浪冲刷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特殊性和个性的东西,族群、族群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撼动和挑战,这种情况下,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讨论很快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并且不断扩展和深入,至今不衰。在相关的讨论和研究中,有的结合我国的民族或族群问题,评介和梳理族群认同的概念和理论;有的讨论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区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结合起来;也有的把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结合起来,即从哲学、伦理、道德、宗教、语言、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认同,来探讨族群认同。就艺术和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来说,学术界特别关注的焦点和重点是少数民族如何通过传承和建构自身的文化艺术,从而达到族群认同。迟燕琼的此本专著就属于类似的研究。

但在众多的研究中,迟燕琼的研究却有着很鲜明的独特性。

首先,以云南省红河地区石屏县哨冲镇慕善村花腰彝为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对象,对慕善村花腰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选择和进行艺术传承,如何通过艺术传承建构族群认同进行了分析研究与阐释,认为慕善村个案表明,在少数民族中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共存与互证、互释的辩证关系。艺术传承不仅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同时又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族群认同又推动着艺术传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艺术传承的选择和发展方向。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其次，从慕善村花腰彝的文化遗产与族群认同的个案研究表明，通过艺术传承从而建构族群认同，是一条承认多元存在、融汇群外文化、铸造本族群新文化的较为平和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西方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族群认同意味着对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了根本的挑战，必然伴随着族群的冲突与对立，一定是剑拔弩张的，轻则引起社会动荡，重则导致社会分裂、国家解体、种族战争杀戮。但在慕善村花腰彝那里，我们看到花腰彝的族群认同是一个不断自觉地吸收群外文化、充实自身、铸造自身的过程，是在平和有序的变化中逐渐生成的，并没有引发与周围族群的冲突，这无疑与选择通过艺术传承、实现族群认同的路径有关。因为艺术传承本身具有较突出的包容性和超越性，与利益诉求、宗教冲突、政治斗争、阶级对立等有很大不同。我们注意到，云南的少数民族虽族群众多，但族群认同的问题一般都不会引发社会震荡和激烈冲突，这种和谐状态的生成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但云南各个族群之间经过长期以来的文化交流融会、特别是艺术上的交流融会，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又彼此相通相融的多元文化环境，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从理论和学术上，对云南族群认同的平和性与融他性特征和经验，进行概括和提炼，将是对世界民族学、社会学认同理论的重要矫正和充实，将对解决族群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第三，通过慕善村花腰彝文化遗产与族群认同机制的生成过程和特征的总结概括，为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遗产与族群认同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型。这个模型概括说来就是：开放的结构，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主动吸收群外文化，顺应并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及旅游发展、新农村建设、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针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取村民和村外力量的支持，采用日常生活、仪式实践、文化展演等传承场域，呈现族群艺术传承地方性文化表征、共享性话语体系和族群性身份符号的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以记忆复原、仪式操演、符号区隔和文化对话为建构方式，达到族群认同。这个模型肯定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村寨的文化遗产和族群认同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四，对红河地区石屏县哨冲镇慕善村花腰彝的文化遗产和族群认同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描述和研究。石屏花腰彝是受外界关注度较高的族群之一，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石屏花腰彝的社会现状、历史文化、语言、民俗、民间信仰、艺术等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关注、评介和研究，其中比较多的是关于石屏花腰彝音乐歌舞、口传文学和仪式表演方面的介绍和论述，但是静态研究、单点研究的多，篇幅和规模都比较有限，缺乏较为全面系统、有立体感和深度的研究，迟燕琼对慕善村花腰彝研究专著出版，将使这种局面大为改观。迟燕琼从 2007 年到 2012 年的 5 年时间内，先后对石屏县哨冲乡慕善村花腰彝的文化遗产和族群认同的情况进行了十余次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把理论分析、文献解读和田野资料的整理概括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其专著既有深到的理论高度，又有厚实的历史感，还有强烈的现实性。一方面，历时性地考察了慕善村花腰彝艺术传承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情景和变迁，呈现了少数民族地区村落艺术传承与国家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另一方面，又共时性地展示了日常生活、仪式实践、文化展演三个场域中的艺术传承状况，揭示了这个村落艺术传承实践模式的生成与展衍。慕善村花腰彝的艺术传承和族群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交织之中建构而成的。这样全面、系统、立体、深入的研究，对花腰彝的研究来说，几乎是空前的，这种研究将对花腰彝的研究产生长期影响，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族群认同的微观研究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

当然，正像迟燕琼专著中所说的那样，“慕善只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村落中的一个”，不是中国广大少数民族村寨的缩影，其艺术传承“只是一定族群、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情境下一次艺术传承实践的尝试”，其艺术传承和族群认同的路径与模式，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少数民族村落文化艺术传承和族群认同的普遍模式。也就是说，以慕善村花腰彝的个案研究，来承载“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重命题，是有些吃力的，即便这个个案研究做得很出色。另外，在慕善村花腰彝那里所传承的事象，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作为“艺术”，也有必要进行解释。还有，艺术传承、选择、认同等基本概念，都指向价值认同，指向对族群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要

进一步挖掘艺术传承和族群认同问题，是不能离开价值观和意义问题的探讨的。这些说明，在少数民族的艺术传承和族群认同研究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和空间，需要阐释、拓展和深掘。

学问之道，永无止境，希望迟燕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领域坚持不辍，产出更丰硕的成果。

2013 年春于云南大学

摘要 |

在全球化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生着急剧变迁、变异,甚至消亡,其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和封闭的格局逐渐被打破,面临更多的生存困境与挑战。少数民族如何传承自身特有的文化艺术,如何维系、建构以文化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族群认同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和重点。

村落族群艺术的基本样态和传承是一定村落文化特质的表征,是地方社会转型变迁的一种文化折射。族群艺术传承以相对独立的村落为基本传承场域,以传承主体的意识和实践为内核,以传承客体的外显形式和内在功能为建构对象,在多元力量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中,在变迁发展的动态语境中有机展开。艺术传承的历史脉络呈现出艺术传承在传统乡土时期的延续与承传、社会改造运动时期的改造与断裂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与再造的历时性变迁情景,勾勒艺术传承与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的相互关联性。共时的文化叙事则能深描出日常生活、仪式实践、文化展演三个场域中的艺术传承状况、机制以及其间的关系格局,揭示一种村落艺术传承实践模式的生成过程,凸显族群艺术传承所具有的地方性文化表征、共享性话语体系和族群性身份符号的本质特征以及基于艺术传承之上的记忆复原、仪式操演、符号区隔和对话互动的族群认同建构路径。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艺术传承是族群文化持有者对本土文化符号的选择性展演,具有维系与建构族群认同的文化功能,族群认同随着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情景在艺术传承的实践中不断被强化,艺术传承与族群认同处于一种共生共存、互证互释的同构关系中。艺术族群性与传承性的本质存在,使其在族际交往与代际传递中能够保持自足、自为的个性,在族群认同中起到自识、自发的作用。传承主体在文化交流、融合的方式和途径上面临多样化选择,在彰显文化艺术本土性特色的同时,对待文化他者应该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态度和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的精神。